

围墙

邓建华

周密和胡力都退休了，两人在公园打太极，都觉得无聊。忽听说乡下有房屋租，都动了心思。两人于是约好去往乡下，转一圈后，看好了一栋连体别墅。于是，两人决定租下来。

房子怎么分？两人一笑，石头、剪刀、布，一锤定音。周密出的是“剪刀”，赢了，住东头。胡力出的是“布”，没得说话，住西头。

周密做什么事都瞎讲究，他将草坪铲光，做了亮化、硬化、美化处理，做成一个四季有花、雨天不沾泥的小院落，不久，还建了一个铝合金围墙。

胡力不想折腾，他打着赤膊在屋檐下炼举石锁，早早晚晚给园子里的野草施肥浇水，太阳落山时看着蚂蚱和蚂蚁在草丛中穿梭，还时不时参与到小动物们的活动中，蛮好玩的。

爱整洁的周密偏偏砌了个鸡笼，买了十只乌鸡，他不想鸡进自家的院子，就将鸡笼对着围墙外。周密家的鸡就时不时到胡力家草坪觅食。偶尔，将鸡蛋下在胡力的坪里。胡力捡起鸡蛋，隔着围墙喊，邻居啊，这算你的还是我的？

周密坪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遮阳伞，伞下有船木茶桌，有精致的茶具。周密将一杯黑茶递过围墙来，笑骂，记着啊，每一颗鸡蛋都姓周，蚂蚁下的蛋才姓胡。

胡力不怕鸡满院子拉屎，他的草坪正要肥料。

胡力调侃道，邻居啊你这围墙除了挡一下我，还有其他意义吗？

周密说，围墙的意义不在挡谁，而在于，宣示一下我的版图，拍个视频给还在城里窝着的哥们显摆一下而已。

两人就这样住着，相安无事，各找其乐。

周密还是喜欢遮阳伞下泡茶，半躺在藤椅上听京戏，穿着拖鞋踱步方步，念几句白居易的诗。胡力依旧喜欢背一根钓竿，早出晚归，一身泥一身水，晒成黑鸟龟样子。隔着围墙，东头时不时递一杯黑茶、几个茶盐蛋过来，西头将淡干鱼用食品袋装好，递过去。

某日，周密一声惊呼，我的天哪，邻居啊你快来帮忙！

胡力正在拌鱼饵，穿着胶鞋就奔了过来，他以为有蛇进了东头屋里，不料却看见周密的客厅里有几支“行军”的队伍。这几支蓄谋已久的队伍从从容容，大大咧咧，大有在周家安营扎寨的势头。

胡力大惊失色，白蚊进屋，这咋办？

胡力赶紧招呼周密找白蚁防治所的电话，又风风火火找来“灭害灵”，对着白蚊一顿扫射。这几支队伍遇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顿时丢盔弃甲，死伤无数。

忙完，胡力笑道，邻居啊感谢你的白蚊们，将西头的白蚊给啄干净了，要不这队伍还能够不去西头？晚上我开一瓶老窖酒，搞两口！

周密刚刚清扫完一堆白蚊尸体，笑道，我还敢喝醉？弄不好，被它们的同伙搬走都不知道。

不日，周密的鸡又增加了三五只，鸡笼开了两道门，鸡们既可以入东头的院子，又可以进西头的草坪。东头的围墙还是没拆，尽管白蚊不承认这个围墙所勾勒的版图。

小小说



惊起一滩白鹭

白鹭飘浮在轻薄的雾气中，我几乎看不到它们那轻微的展翅，大泽湖太辽阔，视线无法抵达那些细微之处。只有无量多的白点在移动，往大泽湖的那一边，往更深处，它们差点就要将一半湖面一半天空遮白。片刻过后，白色的湖面与天空不见了，又恢复为雾气缭绕的湖景，白鹭们各自寻了一处隐身之地，将它们的身子整个藏匿了起来，你只能仅仅听到一片幽远且低沉的呱呱声从远方传来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，直至几若无声，然后升腾一片静谧。

大泽湖依偎着湘江，可她比湘江更温婉，更有女子的润湿气质，这令所有的鸟儿都欢天喜地投奔了过来。此时，湖水清澈见底，层层涟漪中，岸边的垂柳被轻轻拍打成丝线。远处的香炉洲大桥站立成人字若隐若现，近处的芦苇从中传来各种清脆的鸟鸣，野鸭和麻雀在水面掠过，留下一圈圈细碎的鳞纹。白鹭偶尔也会埋伏于芦苇中，它们行动时带动干枯的苇草，发出窸窣窣的响动。

白鹭群飞的壮观之景是其它鸟儿无法比拟的，当它们成群结队地掠过湖面时，洁白的羽翼在阳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泽，如同轻盈洁净的云朵在空中舒展、翻飞，低掠时羽翼收紧，高飞时多频振翅，湖面成为它们呱呱之声外放的大音响，这令整个湖面瞬间浪荡起来，鼓噪起来。无人打扰时，它们长长的黑瘦脚丫踩踏在湿润的湖滩处，泥地上立即拥有一串串浅浅的脚印，晨光中它们低头专注觅食的样子，像极了水墨画中的白鹭。它们最喜欢啄食浅水处的小鱼小虾及螺和蜗牛等软体动物，长长的喙会灵活地伸入水中，在水底探寻着猎物的踪迹，偶尔还会用脚轻轻拨动泥水，去翻找藏在其中的鱼虾。

我常常常见它们站立在水草尖，芭蕉花中，或突出于水面的卵石上，静静地躬着背，塌着脖子，微低着头，时刻注视着近处水面的动静，当发现微澜中有猎物悄然冒出水平面时，它就迅速地伸长脖子，在一伸一缩间，食物已被它的喙啄食，这些被捕捉的猎物尽

管会在它的喙中奋力挣扎，但仍免不了被食的命运。

它们的脖子在伸缩间，小脑袋不停地左右张望，黄色眼圈里的小黑眼珠时刻保持着一种机敏，当有人在此游玩时，若不小心对眼前的美景发出赞叹声，或者一只青蛙匍匐前进时，将一颗石头带动，滚出斜面的滩涂时，它们则闻声而动，展翅御行。它们集体轻击湖面，往前探长脖子，展开身体，耸起翅膀拍打，大泽湖被它们惊动了，水面动荡起来，在白鹭长腿的撩动下，泛起了一片片落不尽的水花。

小岛上，新种的树干被植树工人绑上了支撑架，远远望去，像无数个小女孩的脑袋上被母亲扎满了高高翘起的冲天辫，辫子用丝带绑紧，直直的往天空长，她们的发丝，根根竖立，有羽状的叶子成为点缀其间的发饰。

白鹭偶尔会停歇在辫子上，将整个身子团成一个圆，它们将又长又扁的尖嘴扎进腋窝里，随着风儿微微地荡来荡去，姿态闲适而优雅。

一只白鹭不顾同伴的催促，悠悠地单脚立在一朵半开合的荷花上，它像一个孑然独立的孤侠，冷静地注视着整个湖面的动静，稍有微澜，它会瞬间望向那片波纹。偶尔它闻闻荷香，又或者将细长而尖锐的喙扎入湖水中，它的脖子起伏着，当它将脖子往天空中伸时，一定有小鱼小虾正顺利地滑入它的喉内。这一切既是动态的却也略显静态，让人整个心沉下去，仿佛与自然早已融合。

湖边芭蕉花、马鞭草默然静立，像在等待白鹭的造访。粉黛乱子草成片地生长，从高空望过去，像无数紫色云朵沾染在绿草地上，朦朦胧胧的，又像散不去的紫雾，还淋漓着新鲜的潮湿。

白鹭在空中长廊下的湖面翻飞，它们的小黑腿绷得笔直，翅膀平直地展开，上下开合，白羽上藏着大泽湖的波浪，有隐隐的起伏。滩涂边的浅水处，白鹭们见人类远离了湖面时，就完全放松了自己，它们一头扎进水中，又从不远处冒出头来，使劲甩动脖子去掉脸上的水珠，有时扑到同类的背上踩上几脚，更多的时候，它们静静地站立，欣赏着大泽湖的美景。

于是，山越来越净，仿佛所有烦恼不存在，山越来越低，又从未走远。

石山无言

刘炳琪

冬雨后，山更亮了，仿佛期待很久，就等一场淅淅沥沥擦亮眼睛。

这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。陡峭的岩壁，牵着小路弯弯曲绕，浅浅的溪流，伴着小路走走停停，没有参天大树撑起岁月的青山绿水，没有鸟儿来来往往带来日子的家长里短，只有周而复始的风霜，反复敲打无言的石头。

唯一的拥有是零星的小草和苔藓，在命运低处挣扎。

有点清冷啊！周围，曾经的山坡被安排成高楼，长夜点起万家灯火；小河被拉直，雨中闪动粼粼波光；荒地里拓出康庄大道，奔跑着幸福与快乐。

一切都是繁华与变幻中，他们还是他们，他们已不是他们。石山也该落泪了，为何自己独守孤单？

比起可以塑造的山水，过硬的土质，容易风化的特征，除了表象的坚强，留下对生活的不屈不挠，什么能够让人倾心？譬如花草扎根土壤，变幻春夏秋冬；譬如人群穿过亭廊，流传熙熙攘攘和南腔北调；譬如风儿吹过脸颊，留下心潮起伏感慨万千……

每次经过，我想，如果不是石山有多好。每次经过，我又想，还好，正因是石山。

我不说，山也不说。

山上打“游击”，石头缝里爬上溜下，是石山赠予的开心；山下采地菜，踏着春天的芬芳，是石山呈给的收获；也曾在山顶，看谁的影子最长，或者什么都不干，躺在光滑的石头上，聆听山的心跳，等待母亲的召唤越过山丘。那时，一切都那么原始，那时，一切都在朦胧。

谁都会老，石头也会。大大小小的山包，多像日子的坟包，是逝去是怀念，高低起伏的山峰，多像未来的憧憬，是希望是辉煌。有些石块碎下来，变成一堆堆叹息，还原生活的记忆，有些坦荡，有些遗憾。

荣辱，得失，悲欢离合，从此波澜不惊，世事怎么抵过一块石头的深邃？万事随风，那些过去了的，正在发生的，将要面临的，且付诸一笑吧，淡看命运风云。

于是，山越来越净，仿佛所有烦恼不存在，山越来越低，又从未走远。

山会不会消失？

时光的流水匆匆，而我们，还会有多少坚强留待暖阳西斜？

一丝丝寒意在空气中飘荡，若有若无，淡淡的，浅浅的。如得号令，辣椒家族上下纷纷行动。嫩娃儿们攒着劲儿生长，不弃白天，连缀黑夜。还是一朵小白花的也赶紧冒出尖儿，先是翘出绿色的椒尾，再长出整个囫囵身子；已经成形的辣椒则加厚了表皮，长实了籽儿，一层层褪掉青涩与幼稚，青里透着紫的，加重了红色素的比例，不惜变得蜷曲些短小些，谁说来着，浓缩的皆是精华？

随着肉质增厚，辣椒们越发红到极致，红里带着甜。那些个红艳艳的，红得没有一丝杂质一丝青涩一丝晦暗，具备最旺最足的红，红到成为红色抛物线最高之巅，多了一把老成持重。

寒气的威慑看似无意，却乖乖地滤去了辣椒许多水分，用于炒菜、晒干，或剁成红辣椒，都是极佳的品质。而我觉得它们最好的去处，是变成剁椒，那样可以让辣椒较为长久地新鲜光亮，更能凸显辣的英雄本色。

一只只红透的辣椒从地里摘回。剪去鲜绿的辣椒蒂，堆放筐篮中，红得如朱，艳得似火，看得人血脉偾张。这抹抹红色与人体血管里的流体相似且相通，能飞速腾起一股无法抵挡的激情。众多的辣椒堆集于水龙头下，经过流水的冲洗，坠着晶莹的水珠，那份妩媚多姿，惹得多少人垂涎欲滴，也足以把时光留住，让轻风忍不住深情地停留一会，轻轻地送上一个吻。阳光全然理解了它们的归处，伸出滚烫的舌头，温柔地舔去辣椒身上的水珠，也带走了红椒肉质的部分水分。

浑身清爽干净地卧于砧板上，或被丢进竹筒里，辣椒迎来了菜刀或铲刀的刀光剑影。菜刀起起落落间，辣椒由长变短，由短变碎，星星点点，每一点都泛着光，透着灼灼红意。

雪白的食盐小颗粒纷纷扬扬飘洒，光亮鲜活的红椒以细小的刀面饱吸着盐分的加入，不知有没有感知凤凰涅槃前的考验。光有辣，人们难以接受，而食盐可以镇住辣，或者说咸是辣的黄金搭档。盐的到来，辣椒身体里跳动的、活跃的、无法无天的辣被吸收、中和、改善，甚至有点情意缠绵起来，辣已经不完全是辣，辣的滋味由单调变得丰富。

剁碎的红椒丁簇拥着，红得像火，鲜艳而明亮，被请进坛子、瓶子、罐子里。压实、密封，置于阴凉干燥处。又或有豆豉、蒜末、干刀豆、白糖等加入，分门别类，一瓶瓶、一罐罐、一坛坛地摆在幽静处，开始一场漫长的等待。

辣与咸，在密闭空间里，相互渗透、吸收、改变，一丝丝辣味被浸染、催生、发酵，一丝丝咸味被攻破、分解、更新。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微观里，剁椒慢慢变软，原始野性的种子被撕裂、重塑、奔突、调和，一层层深入，一寸寸变化，由表入里入心，直抵灵魂，真实与梦幻、清澈与迷糊，彼此交换，持续不断。

一周过去，漫长如西天取经。瓶盖被拧开，剁椒被舀出，一股好闻的剁椒味欢蹦乱跳地蹿出来，撞人鼻息。此时的剁椒，已然少了进瓶前的桀骜野性，但色泽依旧鲜亮，模样变为柔和，散发着丝丝缕缕不可忽略的酱香，被切碎时清清爽爽的红色点状或块状，呈现于人们眼前，已然成了即可食用的剁椒，或说剁辣椒。

什么也不用准备和搭配，就着筷子，只要取一点点置于舌尖。一缕时光辗转岁月悠长的滋味就会席卷身心。这才发现，原来像是历经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跋涉，辣椒和盐，以一加一大于二的洪荒之力，深度融合、精进、变化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直至分不出彼此，已然抵达一种意味深长的境界。此时，味蕾发现了熟悉、记忆听见了呼唤。深情的呼唤声里，烟火蒸腾，映照出慈母的脸庞。

华丽转身为剁椒之后，撒于蒸鱼头，与另一边用小米椒敷撒的鱼头摆在同一个大盘里，号称双味鱼头。一鱼两味，这道菜让人欲罢不能，经久不衰。搁一些在碗里，面条鲜辣生津，既辣得痛快，又没有突破那种不可以接受的点，有如女歌唱家的高音，高似天籁，却绝刺耳，反而觉得余音绕梁。于是有些人家常将剁椒摆于餐桌一端，不吃到瓶子见底不挪窝儿。芋头蒸牛肉时可以放一点，香干蒸油渣时也可以放一点……至于加了豆豉等其它配料的剁椒，各为一绝，由不得人不喜欢。

欢宴间，剁椒就这样星星点点地，渐渐融入嗜辣者的生命底色，热情似火，不畏艰难，全身心地拥抱生活，融入生活，直将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。

精·深



团头湖

蝶舞江南

三千年前，楚人自江汉平原沿洞庭湖东岸南行，顺风顺水至团头湖，撒下一粒种子，发了一颗芽，百越烟火中盛开了楚风楚韵。

慷慨的团头湖，场面铺开数千亩而湖岸的轴线，与时光一样委婉而悠长。曾经，“楚”字静置成标本，那些石器再次亮相时，回响着打磨的声音，那些红色的陶片，带着窑火的赤焰与余温。

我以为时光凝滞，它纤细的千足隐形于腹下，然一不留神，它已扬长而去。四十八张巧“咀”每张都在倾诉，团头湖成长的传奇五百亩小荷尖尖，早有蜻蜓立于上头。

在隔世的湖畔，我果断勒转马头，翘首、鹭鸟，还有一顷碧波，将内心深处和盘托出，养鱼与养水的人以一面镜子的辽阔与清明，诠释着如鱼得水的辩证关系。

一周过去，漫长如西天取经。瓶盖被拧开，剁椒被舀出，一股好闻的剁椒味欢蹦乱跳地蹿出来，撞人鼻息。此时的剁椒，已然少了进瓶前的桀骜野性，但色泽依旧鲜亮，模样变为柔和，散发着丝丝缕缕不可忽略的酱香，被切碎时清清爽爽的红色点状或块状，呈现于人们眼前，已然成了即可食用的剁椒，或说剁辣椒。

什么也不用准备和搭配，就着筷子，只要取一点点置于舌尖。一缕时光辗转岁月悠长的滋味就会席卷身心。这才发现，原来像是历经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跋涉，辣椒和盐，以一加一大于二的洪荒之力，深度融合、精进、变化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直至分不出彼此，已然抵达一种意味深长的境界。此时，味蕾发现了熟悉、记忆听见了呼唤。深情的呼唤声里，烟火蒸腾，映照出慈母的脸庞。

华丽转身为剁椒之后，撒于蒸鱼头，与另一边用小米椒敷撒的鱼头摆在同一个大盘里，号称双味鱼头。一鱼两味，这道菜让人欲罢不能，经久不衰。搁一些在碗里，面条鲜辣生津，既辣得痛快，又没有突破那种不可以接受的点，有如女歌唱家的高音，高似天籁，却绝刺耳，反而觉得余音绕梁。于是有些人家常将剁椒摆于餐桌一端，不吃到瓶子见底不挪窝儿。芋头蒸牛肉时可以放一点，香干蒸油渣时也可以放一点……至于加了豆豉等其它配料的剁椒，各为一绝，由不得人不喜欢。

欢宴间，剁椒就这样星星点点地，渐渐融入嗜辣者的生命底色，热情似火，不畏艰难，全身心地拥抱生活，融入生活，直将生活演绎得活色生香。



郭雨滴 供图

